

惊险·感人·曲折·离奇



太陽風

太 阳 风

索 飞 编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G 071.2

太阳风

索 飞 编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183千字

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,000

书号：ISBN7-5039-0319-8I/·191

定 价：2.98 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个真实而惨烈的故事。它说的的是一个日本少女和一个中国青年，在战争的残杀背景里为同一个阴谋而相识、相爱，又为同一个阴谋而牺牲的冒险经历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苏联红军攻入我国东北，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打得屁滚尿流。为挽救败局，关东军司令部派出一暗杀小组，要刺杀苏军统帅格瓦罗夫斯基大将。于是，在东北大森林里，在苏军大进攻、关东军大溃败的格局中，一场血淋淋的凶杀悲剧拉开了帷幕。伪满州军少尉戴文廷是暗杀小组成员，经过一系列人与人、人与兽，人与自然和人与自己的惊心动魄的搏斗，他终于幡然悔悟，在最后一刹那，不惜以自己最珍贵的爱情为代价，阻止了关东军的罪恶阴谋……

整个故事都是在恐怖与血腥中发展，其中有日军的兽行，有日本难民的惨遇，有日、苏、中三方的搏杀，有苏军的强奸与抢劫，更有青年男女的诱人的爱情……

1 黑森林的惨叫

一只野鸭。

蒿草丛中，野鸭摊开身子，搂着白花花的一窝蛋，如醉如痴地孵着。脚步沙沙。她漫不经心地睁眼打量一下。随后，又把头埋了下去。脚步没停，越来越近。她心烦意乱地抖抖尾巴。得意洋洋地抬头望时，巨大的阴影已罩在身上。她惊恐地尖叫一声，在脖子被捏住的一刹那，扑扑愣愣凌空而起，箭也似地朝南射去了。

“哈，晚餐有啦。”浦次用草帽兜着鸭蛋，乐呵呵地朝树影下走来。

人的生相总有些特点。但是，有人把几种特点凑在一起，恰好能造成一个别的形象。浦次就是这样。一件对襟式蓝布褂子，套在他枯小的身躯上，显得空荡荡地肥大，就象小猫穿了一张老虎皮。山风吹过，把他整个鼓起老粗，恰似一只大肚蝥蛄。两条精瘦的罗圈腿，就是蝥蛄的大弯脚。暴出的厚嘴唇。塌陷的鼻子。黑紫色的猪肝脸。要多象有多象。

我直起身子，靠着树干侧过身。费了好大劲，一口唾沫才咽下去。脸色保持着平静，肚子里却笑得响成一片。活见鬼，怎么听他说话也不对味了。

完达山自南向北，朦朦胧胧地伸展过来。山脚下，倭肯河银丝般地飘逸在草丛之间。夕阳斜照着大草甸子。朝东瞭望，坡下一片金碧辉煌。断断续续，几声鸭叫，在空旷的平

川上回荡。远处，两只山鸡展开长翅，高高地滑进蓝天。一片又一片的蒿草，吐出浓烈的气息，似甜不甜，说香不香。

我张大嘴巴，打了个哈欠。下巴骨咔巴响了一下。半卧在山坡上，整个身子都软了。这时的舒坦劲，就象半夜醒来解完手，又倒下去酣然入梦一样。

小时候，我常在这种秋时进山打柴。清晨，白雾还在山间流淌。太阳还未照面，人们就朝沟里钻了。满坡的蒿草，蔫头搭脑，没睡醒似地挡着道。人们的破衣烂裤一过，大把大把的露水，眼泪一般刷刷滚下。到草场时，人人都象刚从水里钻出。这时，雾幔已被山风扯成几大块，慢腾腾朝天上荡去，不一会就给太阳烤化了。阳光灿烂的大草甸子，纵情铺在两山之间；在阵风的鼓舞下，金龙一样威严地翻腾。无数只蝈蝈，抱着草根树叶，随着风吹草低的节奏，一阵响似一阵地演唱着。一到这会儿，小孩就扔下镰刀，满山遍野疯开了。要没大人喝斥，只怕要玩到天黑。这股疯劲儿，有时还真惹出乱子。

有一回，我和几个小伙伴采蘑菇，不知怎么转到了黑瞎子沟。傍晚要回家时，忽然下起雨来。大家慌忙找地方避雨，竟跌跌撞撞地钻进了一个黑瞎子洞。这时，老黑瞎子打食未归，洞里仅有一只未满月的黑瞎崽。当时，我们谁也不知身在何处，只是觉得洞里一股怪味。有人诅咒，谁放屁不得好死。忽然，一声惊呼。洞里发现一只小猴子。猴子，城里马戏团的倒见过，没想到这里还有。我们跑上前，你争我夺地把它搂到洞口。一团黄乎乎的毛球。小脑袋又尖又扁，小眼睛又圆有亮，嘴巴不停地错动着。是小猴子。我们拉拉扯扯地冲出洞，忘了大雨还在下，吵吵嚷嚷地把它带回了家。趁天黑，猴子藏到我家地窖里。每个人都起誓发怨，不

跟别人说起它。要是知道明天的事，我们就不会做梦还惦记怎么伺候这只“小猴子”了。

第二天凌晨，一阵刮大风似的吼叫，把整个屯子震醒了。寻声望去，人们惊呆了。一只高大的黑瞎子，人一样拱手立在屯东口，对着西面扬脖长啸。殷红大口每一开合，都喷出一团白汽。两只栗色眼睛，不时闪出阴冷的光。通身粗长的黑毛，犹如狂风掀过的麦地，乱糟糟地树立起来。没等众人定下神来，黑瞎子口吐白沫，暴跳如雷，疯狂地扑进屯来。四十几户的小屯，顿时给搅得天翻地覆。它见物就咬，咬不动就砸。有人起早打水，被它一把掌连人带辘辘把扇入井中。八九只上好的猎狗，让它一口气咬死三只，其余吓得逃之夭夭。邻家一只正拉磨的驴，给黑瞎子打掉了胯骨，碾盘也被砸碎。最后，它终于嗅到小黑瞎子的所在地，大吼一声，破门而入。我家院里有棵老柳树，树下拴着一头牯牛。见黑瞎子冲过来，牯牛急得团团转。一连躲过几扑，牯牛急了，低头扬角同黑瞎子对打起来。一时间尘土飞扬，喘声如风。最后，黑瞎子张牙舞爪又一猛扑，被牯牛闪过，一头撞到树干上。未及回身，牯牛翻开后蹄，端平两角，蓦地把它顶在树身。任凭它四爪飞腾，牯牛全力以赴、死也不动了。待猎手们打死黑瞎子时，牯牛还是不肯移动半步。不知费了多大劲，才把它拽开。事后，大人们明白了事情原委，把我们打得半死。

“哎，给点烟。”浦次靠我右侧坐下，把草帽小心放到地上。他接过早烟口袋，飞快卷成一卷。一边打火，他一边命令道：“喂，浅野，再去溜溜，也许还能再碰上一窝。”

前面几步远，一排椴树先动起来。好半天，草丛开分，浅野懒洋洋地爬出来。磨蹭了一会，他终于搭上褂子，拖着脚

步，东倒西歪地朝南走去。

在日本人当中，浅野可算是彪形大汉了。他上身宽厚，两腿硕长，整个体形呈大字。也许肩过于宽，头倒显得太小了，看上去使人觉得象是宽阔的灶台上，只砌了一只碗。他面孔平板，毫无表情。眼睛和嘴巴象石头刻的，一年四季绝无变化。紧绷绷的黄脸上，光秃秃地没有一根胡须，连眼睫毛都稀疏若无。只有两个翻鼻孔黑乎乎，象是塞满了毛状物。一条紫色的伤疤，自左眼至右颊，斜挂在他的瘦脸上，象是三伏天的狗舌头。

“戴少尉”，浦次把手搭在我肩上，慢声细气地问：“这儿就是地图上那个牯野岭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离依兰还有多远？”

我侧过脸，避开他嘴巴的臭味。

“一百多里吧。”

去年春天，我领一队巡警，在佳木斯正佑卫桥巡视。一个日军曹长酩酊大醉，挥舞军刀满街乱砍。我们赶到时，他正把行人撵得魂飞魄散。一个老太太挨了两刀，跌坐在血泊里。一辆牛车翻在路沟里，驾车牛的大脑袋横卧在马路上。激愤之下，我拔出手枪瞄准他的脑袋，打算把他当场击毙。谁知一枪打偏，把他耳朵炸掉一只。他吓得丢了军刀，被我们押到军法处。没等审讯，日军宪兵闯进门，把我带到宪兵队。刚进屋，迎面挨了硬梆梆一掌，接着又一掌，直至把我打倒在地。那个宪兵队长边打边骂，要我知道皇军的神威。三天以后，我被处长出面要回时，已经不能走路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个浦次竟使我想起那个宪兵队长，尽管他俩长得半点不象。昨天在师团司令部见面，他拉着我的

手，甜哥蜜弟地说半天，我却几乎一句都没讲完。看到他以后，嗓子眼一直哽着一口痰。

我两手一举，打个哈欠，摆脱了浦次的胳膊。

“干啥去？”见我起身，浦次关切地问。

“解手。”

沿着东坡西上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。太阳已快落山。西天上，一堆堆巨大的灰云，组成了一幅幅怪诞的图画。凝神望去，似见一头雄狮，鬃毛高耸，昂首危坐，面对一线灿烂的霞光。它右手搭着狰狞的礁石，左手撑着平展展的海滩。在它周围，是翻腾的水蛇，抖瑟的海象。一群鱼鹰，远远地在前方游荡着。

起风了。

枯树叶的芳香，夹在冰凉的山风里，轻飘飘钻进鼻孔。重重叠叠的山峰，裹在渐深的暮色里，显得黑绿黑绿的。残阳在每个山头的西北侧都镀上一条金边。峰峦的轮廓鲜明地映现出来。草甸上的积水，蒸腾出团团白汽。几十里外的倭肯河，完全隐入暮霭；只有几处闪出铁青的水线。一只鹞鹰，还在低空盘旋。阴森森的山谷中，鹈鸟的粗声老气、黄雀的叽叽喳喳搅成一团。青蛙也在远处大呼小应着。有时，所有声响嘎然止住。刹那间，山野里显得奇静如冬。紧接着又开始了大合唱。突然，半空里呀地一声怪叫。那只鹞鹰终于发现了什么。它垂直击到草甸上，随即闪电般升空而去。这大概是它今天的最后收获了。

再见了，大草甸子。从现在起，就要钻山沟了。避开大路。绕过人烟，狼一般急促赶路。这样的行动，我还头一次参加。三人游击小组，浦次是组长，一切计划均由他掌握。奉命报到后，我仅知道去依兰，执行一项特别使命。换上便

衣，扮成老百姓，使我很不自在。一去不返的念头，沉重地压在心头。仅在三天前，依兰就被苏军空降兵占领了。这时三人三把短枪去打游击，显然是肉包子打狗。不去是不行的。我是依兰人，熟悉地势环境，是司令部指名要。从佳木斯到依兰有二百多里，我们需在五天以内赶到。汽车只把我们送出五十里，就陷进泥坑不能自拔。身后，攻打佳市的炮声越来越响。公路远处，依稀可闻苏军坦克的震响。我们慌忙弃车奔逃。回头看，大片灯火沿着公路滚滚而来。

浦次已吃完了烧鸭蛋。见我回到半坡，他忙乱地擦擦嘴巴，问道：“浅野呢？”

我没作声。

真的，浅野呢？快一个钟头了，怎么还不见人？山里传说，傍晚进山的人，常常给一种叫“粘手”的野兽伤害掉。这东西个没狼大，腰条极细，嘴巴长得象野猪。不管什么地面，它走上去总不留迹，且没声响。它跟在人后，找机会悄然起身，前爪搭在人肩上。人一回头，立刻被咬断喉管。难道他碰上了这玩艺？

见我摇头，浦次慌张起来。

自从苏军进攻，满州全境全无治安可言了。各地乡勇活跃非凡，国军和日军士兵单独出行，经常只见出门不见归。许多人被缴了枪、杀了头。关东军一溃，这类情况就更多。我们师团七旅有一日军小队，在败走露宿的营帐里，统统掉了脑袋。满地凝血把发现者滑了好几跤。

浦次端起手枪，朝南坡走去。我跟在后面。

太阳完全隐没了。黑压压的松林盖满山坡，直达向底。刚进林中，不由浑身发冷，打个寒噤。林外热哄哄的气流，到这便成了阴冷的风。粗大笔直的树干，密密麻麻地排成一

重重黑墙。间或有几棵倒树，披头散发伏在草丛中，周身挂着苔藓、葛藤。千百年积攒下的落松针，足有一两尺厚；脚踩上去，象走在水袋上一样。眼前只能看出十几米。远处有轻微的响声。什么动物在跑。

前面忽然发出微亮。到林子边了。浦次回头示意一下，加快步子，朝前飞奔。刚出林子，象摆脱了恶魔。我松了口气，忍不住回头看看。突然，浦次尖叫一声。我颤抖一下，急忙抓紧枪柄。浦次不见了。我僵立了一会，紧张得不知所措。等了一会，似无动静。我猫下腰来，一步步往前摸。前面是空荡荡的山沟草甸子。我站起来，加快脚步。忽然，脚底被抽空了。身子一坠，忽地沉进黑暗之中。

2 一份自杀令

从乌苏黑江到黑龙江，从额尔古纳河到内蒙腹地，斯大林投入了三个苏联方面军。在万里战线上，一百五十多万人展开了闪电式进攻。土灰色的军服铺天盖地。暗绿色的坦克奔流如潮。银白色的飞机风起云涌。朝不虑夕的满州国，顿时淹没在东、西、北三面刮来的“乌拉”声中。巍巍高耸的兴安岭，飞石千里的大沙漠，吼浪如雷的涨河水，似被这亘古未闻的战争之神吓傻了，默默地听凭它的千万个马达在自己身上呼啸而过。骄横一世的关东军，把想象力发挥到极限，也没料到它的敌人如此可怕。他们可怜的坦克一上阵就成了废铁，飞机一升空就自杀，三八枪刚打一发就招来了十发冲锋枪弹的扫杀，永备钢骨碉堡一个个可笑地飞散满天。

在红军大炮撕心裂胆的打击下，皇军官兵一起糊涂了。未及进行有组织的抵抗，他们就被迫从火海中钻出，加入了充斥道路的俘虏大军。

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后，它的第十四集团军朝松花江一带扑来。宁静的三江平原，眨眼间燃起了熊熊炮火。方圆百里之内，黄尘蔽天，杀声动地，铁甲映日，人马腾空。驻守合江省的日军第五师团，刚一交手就失去指挥、乱成一团。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的外围地区相继失守，只有富锦一线进行了三天抵抗。战斗打响后，战士们拼搏两小时，终于未能遏止苏军的挺进。红军坦克开到了城内大街上。最后，一百多日军退守在城南一隅。地下墙后，全班一齐投掷手雷。地堡里，机枪手身子锁在重机枪座上，朝苏军冲锋集团大幅度扫射，直至被连人带枪炸成粉末。雄纠纠的T-34坦克，掩护着红军战士，笔直地朝前沿冲来。加农炮把阵地摧得四处开花。闪亮的履带撞倒了一排排护桩。有辆坦克被地雷炸毁。另外几辆踏着死尸，飞快地朝阵地辗去。七八个日军敢死队员从地堡后冲出。每人身背炸药包、手雷，攥着拉火绳，除了被击毙的几个，其余都扑到了坦克前。坦克慌忙扭开屁股，朝敢死队员压去。人倒下的同时，巨大的爆炸声轰然而起。坦克烧起来了。它的同伴也遭同样的厄运。这样持续了两天多，营地终于被攻破了。残余的日军们不投降。阵地里，进行着一场白刃战。两枪一并，日本兵就感到吃力。在苏联兵面前，最强壮的日本兵也象个孩子，还不及对手的下巴高。红头白脸、乱须飞动的俄国人，伸开毛茸茸的粗胳膊，把日本兵的刺刀几乎敲断。同日本人的尖叫相比，苏联兵的吼叫简直不是人声，粗得可怕。日本人明白，这是同魔鬼在打架。拚死拉倒。入夜，枪炮声渐渐

止息。富锦城被苏军占领了。

佳木斯市，现在已成孤城一座。东西炮声，城中已清晰可闻。苏联远程轰炸机，已经开始轰炸城郊工事、工厂设备。市内烟气弥漫，乱声如潮。大街上，军用卡车载着弹药、文件和日军家属，横冲直撞地奔驰而去。马车、牛车和人力车，在狭窄而泥泞的马路上，争相抢先挤过去，结果头尾交错、相互缠结，又在一堆动不了。车上的锅碗瓢盆撞得叮叮作响。破烂家俱流落满街。一口缸跌碎在车下，黄乎乎的玉米面摊在地上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。男人的吵骂和女人的哭喊，夹杂着警车的尖叫，震得街旁房屋的玻璃窗咄咄直抖。

一辆军用吉普车，声嘶力竭地鸣着喇叭，在大街上歪歪扭扭地穿行着。

车里，坐着一个矮胖的日军中校。他厌恶地把头移开车窗，摘下眼镜，用白手套机械地擦拭，然后，小心地架在熬得通红的大眼睛上。他仰头靠着座椅，皱着眉头沉思着。

他叫小泽信彦，是三江警备司令部的联络课长。在刚才的作战会议上，警备司令中古贺大将命令，把各部后备连队分散开来，组成小型游击单位，在敌后阻滞敌人的攻势。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破坏公路、桥梁，骚扰苏军的后勤部队。散会后，小泽被留下来，随中古贺来到司令办公室。

“认识这个人吗？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，轻轻放在写字台上。

小泽瞧着面色苍白、眼圈发黑的司令官，心里有点不安。他凑到眼前端详起来。照片上是个穿绿制服、戴大沿帽的苏军大将。他眼睛圆得出奇，鼓鼓囊囊如同牛眼。鼻子又肥又大，一双鼻孔黑洞洞地翘着。鳊鱼嘴扁扁地抵成一条弧

线。宽阔的下巴刮得发亮，象收割后的麦田。是红军副参谋长格瓦罗夫斯基。这个伏尔加河畔的农夫，以不可思议的胆略，创造过库尔斯克冲击战、莱茵河谷大合围的奇迹，是苏联有名的装甲英雄。据说德国坦克天才古德里安曾同他相遇。双方激战十八小时。最后，格瓦罗夫斯基提出，要同古德里安单人决斗。德国人感到无取胜可能，就慌忙撤退了。这一天被苏联最高统帅部宣布为德军装甲优势完蛋之时。如此声闻邻国的人物，小泽当然认识。

“那好”，中古贺目光炯炯地看着小泽，“你要在七天之内杀掉他。”他跨前一步，抓住小泽的肩头，使劲捏了一下。“记住，是七天。从今天开始，一个礼拜之内。”

小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他……”

“他现在是苏俄远东第二方面军副司令。”中古贺背着手，眼望窗外一堵高墙。墙下，几个士兵正在花池中焚烧文件。“整个松花江一线的攻势，完全由他一手策动。除掉此人，关系到哈尔滨及新京的战略防御。他一死，至少能打乱苏军的前敌部署。”

中古贺拿出一个文件夹，取出一张纸。

“根据昨晚收到的可靠情报，格瓦罗夫斯基大将已从南原一线飞抵依兰。司令部参谋会议估计，敌人可能在彼处集结力量、实施对南满的突破。依兰地当要冲，有空、陆、水、铁四种交通渠道。格氏的司令部定在依兰无疑。但是，苏军攻势凌厉，进展神速，指挥地总在移动。格瓦罗夫斯基最多能驻脚十天。因此，你马上组织一个特别行动小组，尽快赶到依兰。不惜任何代价，把格瓦罗夫斯基消灭。”

“消灭。”小泽坐在车里，心中反复念叨这个词。简直有

点开玩笑。他越想越觉得这个计划可疑。司令部那邦参谋又异想天开了。小泽觉得，跟他们打交道，就象跑接力赛。从他手中传来的，总不是漂漂亮亮的接力棒。有时简直就是一枚冒烟的手雷。手一撒，他们轻松愉快地走了。现在，你来对付这玩艺吧。一股怒火，腾然升起。

“混蛋。”小蒋差点骂出声来。

关东军的宏业算完了。堂堂大日本皇军，竟靠瞎猫碰死耗子的战略来混日子。小泽心里有些悲伤。

中古贺指示，特别小组要秘密行动。不能人多。最好三人，两名日军侦察能手，外加一名熟悉依兰情况的人，最好是本地人，但要绝对可靠。日本人好找。中古贺刚说完，小泽脑中就圈出了两个。中国人可难办。既要可靠，又要知情，还要有技术。谁行呢？

司令部所属各机关的中国人，小泽大部分都了解。他几乎把每个人都过了筛子。最后剩下来的，只有一个人。军法处少尉戴文廷。

两年前，皇太子来佳木斯巡视，来到警备司令部。太子夫人酷爱狗，下车接受欢迎式，还把两条英国种狮子狗举在手里。震耳欲聋的礼炮把小狗吓坏了。有一只突然挣脱绳索，窜到迎宾台下，狺狺尖叫着躲在里面。庄严的《君之代》伴以刺耳的狗叫，文武百官不禁瞪目结舌。师团长兼警备司令致词时，几个副官忙得满头大汗，还是没把它抠出来。专柜式的迎宾台空格很多，不知它藏到哪个角角里了。伟大的场面不宜中断。司令官似乎准备接受这个尴尬的局势了。这时台阶下走出一个年轻军官。他中等身材，稍微胖些。圆圆的腮膛上，长着一双贼亮的猫眼。眉毛又细又黑，象是特地描上去的。他的鼻子和嘴巴长得很巧，象是日本名伎家英子的卸

装照。看样子，大约二十七八岁。只见他走到司令面前，急促地说了几句。总司令点点头，挥挥手。立刻有几个副官上前，把台子挪开。雪白的狮子狗蹿在地上。那个军官飞快地抓起，径直抱进司令部军法处。典礼结束后，太子夫人的狗受到处罚，课以罚金二十元。皇太子说服恼怒的妻子后，要求见见那个中青年军官。原来他是军法处巡检队的中国队副，毕业于新京国民高等学校，名叫戴文廷。太子大人很欣赏他的严格气派，称赞他是真正的军人。

看来，他还可以。小泽想。而且他是生在依兰的，掌握着一流的地理情报。完成任务，没有这样的人是不行的。不过，听说他和某些日本军官合不来。宪兵队还反映过他的思想有问题。这是有意中伤，还是实有其事？小泽疑惑起来。

渐渐地，那股怨气又涌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怎么进行审查？哪有合适的人选？那邦该杀的参谋，你们送出个人来。完成这个无望的计划，绞尽脑汁选拔人物。他觉得有点滑稽可笑。胡乱对付一下的念头，不知什么时候钻出，一直在脑际徘徊着。在他从军的历史上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他象犯罪前的**奸夫**，使劲排斥着这个邪乱的念头。车到家门，他深深感到，此念是排斥不掉了。

跨进门口的一刹那，他终于平静下来，心里似乎有了主意。

3 恐怖之夜

眼前墨黑一团。

我跨在一根粗糙的桦木上。骑马式地坐着。这是陷阱。这个位子是为黑瞎子预备的。在家时我也弄过。在老林子边、眼望到山沟的地方，交错着挖几个坑。又饥又渴的黑瞎子从树林中挤出，奔向沟底的积水洼，十有八九要落进陷阱。井一般一米半宽，四米半深。坑底悬架一个木十字。黑瞎子一掉进来，脚爪别在木架里，身子转也转不开，眼睁睁地等人逮。这种陷阱伪装得并不周密。柳条扎成的两个半圆片，对茬盖在井口上，顶上再放些塔头、草皮、烂树叶。比起逮狼套狍子那些玩艺差劲多了。但是对付闭目合眼的黑瞎子，它还是百试百灵的。天晓得，我先成了牺牲品。

刚苏醒时的木然劲，现在有些消退了。我手撑横木，使一把劲。一条腿抽起，跪在圆木上。然后，另一条也拔出来。井壁湿漉漉的，全是红沙土。我手扶墙壁慢慢站起。头疼得厉害，象是脑浆要涨出来。踏翻井盖，带动了塔头。人掉进来，那些家伙就砸脑壳了。手抚头皮，轻轻揉着。碎土块、草叶顺势滑了下来。歇一会，我长长吸一口气，使劲咽进肚里闷住。然后，手脚飞快地叉开，撑住井壁。这样支持一会可以。再往上挪一步根本不可能，因为那一只手脚也腾不出来。试了几次，终于掉下来。幸好一只脚踏到木架，才没有划破大腿。过了好半天，好象是刚想到一般，我又急忙站起来。这次上得更高些，因为我使劲抠了半天，终于在井壁上划出一道浅槽。离井口不到一米远了。再挪一步。我把右脚抬起，慢慢上提。忽然，右脚下滑了。沙土哗哗流起来。我一惊。未等右脚找到原处，右脚已经悬空了。身子歪向一边，忽地跌落下去。这次，双脚没有对准木架。硬梆梆的树节正撞在睾丸上。耳鼓里鸣地一声，眼前闪出几条光来。脑门渗出一层汗。我感到浑身瘫软，手脚也麻木了。